

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

Детство 童年

[苏联] 高尔基 著 许海峰 译

М. Горький

Детство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童年

[苏联] 高尔基 著 许海峰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 / (苏) 高尔基著; 许海峰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983-0

I. ①童… II. ①高… ②许…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3031 号

书 名 童 年

著 者 (苏) 高尔基
译 者 许海峰
责 任 编 辑 孙金荣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983-0
定 价 34.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言 高尔基：人，岁月和文学

陶 林

只要心怀梦想并为之努力不休，一个人的出身是绝对不能决定他的前途的。这不是一句草率的励志之言，而是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因为教育体制的选择性介绍，在中国作家中，我们的读者可能最为熟知的是鲁迅；在外国作家中，我们最为熟知的，恐怕是高尔基。我们熟知他那张戴着礼帽、留着山羊胡子、双眼发出光芒的脸，或许，只有这样脸庞才能与一个为海燕而高呼、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型”作家相匹配。前苏联已经解体很久了，大部分人依然把高尔基视为苏联文学的唯一象征。并且，高尔基也一直被视为前苏联时代的文豪、最优秀的作家，正如鲁迅在现当代中国所拥有的崇高位置一样。

实际上，鲁迅的思想深刻与优秀程度，要比高尔基更贴近于“文豪”这个光环一点。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经历了“五四”的变革岁月，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转型当中。鲁迅脱胎于先秦古文魏晋风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旧文化，力图引起全新的思维，探索全新的言语方式，创建一种全新的文化，携山超海，难度很大；而高尔基所继承的，则是自普希金以来俄罗斯民族已经逐步现代化的斯拉夫文化。在他之前，俄罗斯文化已经有一个处于人类近现代文学最高点的“黄金时代”，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别林斯基、契诃夫等一大批卓越的文学大师。高尔基的人生甚至还与托尔斯泰、契诃夫这样的人品与创作皆优秀的前辈有所交集，所以，能够继承这笔丰厚的俄罗斯现代文学遗产，并紧随他们其后，成就自我的。鲁迅有开拓之功，高尔基仅是继承之泽，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即便在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的历史背景下，高尔基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但也未必就是前苏联时代最优秀的作家。我们所有热爱文学的读者，在崇敬高尔基的同时，还需要了解这一点，在前苏联时代早期岁月（二十世纪中前期），也正值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这一时代的俄罗斯文化固然为巨大不间断的社会历史变革所苦，但因为历史召唤许久的变革对沙皇专制体制的实践性冲击，从而促进文学的多元爆发。除开我们耳熟能详的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或者略知一二的阿·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瓦西里耶夫、邦达列夫、巴斯特乌夫斯基之外，我们还值得去记住，并值得了解这些名字：布尔加科夫、伊万·普宁、扎米亚京、帕斯捷尔纳克、安德烈·别雷、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安德列耶夫、勃洛克、曼德尔斯坦姆、普拉东诺夫、左琴科、索洛约夫、爱伦堡、巴别尔……如果读者欲像了解高尔基那样了解这些俄苏作家的话，将会同样吃惊于他们的卓越与优秀，丝毫不输于目前我们所知的任何一位外国作家。毫无疑问，高尔基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与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同样辉煌灿烂的时代。优秀的俄罗斯作家为人类文化再度贡献出极其丰富的作品，高尔基只是他们当中同样优秀的一个罢了。

不过，正如本文开篇所论，高尔基的优秀，不能简单从他的文学成就来讨论，更要看到他激励人心的那一部分，就是他那种孜孜不懈、追求梦想并成就自我的努力人生，他作为“一个青年人”的成功。1868年，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的高尔基出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最古老的一个城市——下诺夫哥罗德。正如《童年》里所展示出来的那样，高尔基做木匠的父亲，在他四岁时去世了。之后，他便随寡母寄居外祖父家。高尔基的外祖父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小商人，颇为富有，所以，养育高尔基母子并不算太大的负担。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在高尔基十一岁时，他的母亲也不幸病故，他的外祖父因为大举放高利贷而破产。万般无奈中，他的祖父让他自己外出谋生，以减轻家庭的负担。于是，正如《童年》所讲述的，高尔基只得外出赚钱为生，度过了多年艰辛的流浪生涯，长期混迹于社会最底层人群之中，承受了常人

难以想象的困顿与饥馑。

为了谋生需求，高尔基做过信使、厨房里的杂工、卖鸟、售货员、画圣像、船上的杂工、面包店的学徒、工地上的杂工、晚间的看守人、铁路职工和在律师事务所中做杂工等等。他把这段历程称为“在人间”，并全部写进了三部曲中的《在人间》一书里。高尔基这种丰富的底层体验，是诸如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这样的贵族知识分子，甚至是别林斯基、契诃夫这样能顺利念大学的平民知识分子都难以想象的。

像卢梭一样，即便境遇如此糟糕，早岁如此不幸，高尔基依然保持着一颗勤奋好学的心，向往文化与文明。高尔基从小就有强烈的读书愿望，他在学校时成绩很好，获得过最优秀奖。然而，贫困使他只上了两年学。为了养活自己，他疲于奔命、劳碌异常，但始终没忘记过读书，更没有放弃过读书。用中国儒者的话来说，他对知识和文化的热爱似乎源自人人皆有的良知，发乎人人皆可以追求的天性。高尔基打工期间，常常冒着危险找书看。为了躲避老板的监视，他常常利用深夜看书。他用罐头做成油灯，收集主人烛盘里的残油，躲在贮藏室、板棚等地方埋头苦读。实在找不到油灯，他就在月光下看书。这种苦读的精神，在小说中描写得足令人动容，这也是“三部曲”能够跨越时空和意识形态，感动一代代青年读者的魅力所系。它拨动了每一个刻苦少年要求上进的心灵。

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里，高尔基自学成材，虽然没有任何学历，但其实具备了很高的文化水平和渊博的学识，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阅读与成长的历程，在《童年》和《在人间》里做了良好的记载。我在编整这套“三部曲”时，仔细清点过高尔基在三部曲中提及的书籍，几乎包括了当时他能够阅读到的全部俄罗斯文学、文化经典，还有许多在当时堪称为现代文明先锋的西欧思想书籍。这对作为作家的高尔基而言，才至关重要的，可以把他的视野提升到非常高的水平上。我们曾经一度很热衷培养出类似高尔基这样出身最低层、“根红苗正”的作家，却万万不去想，高尔基虽然以“流浪汉”自居，但绝非草莽，他通过刻

苦自学，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修养极高的优秀作家，很多出身良好、教育资源丰沛的贵族子弟都望尘莫及。

在一个有等级之分的专制型社会里，“在底层”意味着能看到社会最狰狞的一面，底层意味着拼命挣扎、生存维艰、弱肉强食、鱼龙混杂……二十世纪以前，俄罗斯存在着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状态：整个民族中的贵族和精英知识分子都充分地现代化了，很清醒地看到了国家与世界文明前沿的距离，头脑里日益诉求民主、自由这些现代观念，民众和最高的统治集团却充分依赖着专制传统而生活。两者之间的鸿沟非常深，互相鸡同鸭讲。为此，俄罗斯几代知识分子都有“多余人”的感觉，是因为他们是贵族却不是权贵，是知识分子却不是帝国官僚，无力左右这个庞大帝国的转型。这一特点，在诸如托尔斯泰这样的大师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然而，与高高在上、如上帝般思考着人间事务的托尔斯泰相比，早年的高尔基是极其平民化的。青少年的岁月，高尔基都在社会最底层的奔波劳碌中度过。因此，他不需要像托尔斯泰那样通过贵族的忏悔，努力去把自己变成一个平民。他知晓底层的所欲所求，所苦所悲，也知道底层社会里的小市民、农民、工商业者、贫民、流民、小知识分子、神职人员的毛病。

正在成长过程中，一边读尽精英书籍，一边阅读底层世界这部无字之书，让高尔基获得了与既往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立场，那就是坚定地转向革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高尔基定居在喀山时，就参加持民粹派观点的知识分子秘密学习小组。这点在《我的大学》里有记录，这个所谓的学习小组，由一位有见识的杂货铺子老板主持，小组成员就是包括高尔基在内的一群杂货铺子伙计。他们传递阅读着当时反对沙皇专制的各种禁书，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普列汉诺夫的著作。1883年，高尔基再次过起流浪生活。这段苦闷、且毫无希望的流浪生活，给了他不小的打击，在1887年，他陷入贫苦青年最孤立无援的痛苦当中，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没有未来，一度准备自杀了事。可最终，高尔基还是顽强地生活了下去。1892年，他来到了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开始以“高尔基”（“苦痛者”）的这一笔名发表自己的作品，并

且一发而不可收拾。

正如他本人的生活一样顽强，成为了作家的高尔基笔耕不辍，一生创作极为丰富，写下了卷帙浩繁的作品。他主要作品如下：早期浪漫主义作品，如《少女与死神》、《伊则吉尔的老婆子》、《鹰之歌》、《海燕》等；早期现实主义作品，如《切尔卡什》、《奥尔洛夫夫妇》、《柯诺瓦洛夫》、《沦落的人们》、《草原上》、《因为烦闷无聊》、《二十六个和一个》等；社会政治剧本《小市民》、《敌人》、《底层》、《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野蛮人》等；高峰时期，著有长篇小说《母亲》、《仇敌》、《夏天》、《三人》、《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俄罗斯童话》、《意大利童话》、《海燕之歌》，以及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史诗型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除此之外，高尔基还写作了大量的理论和文论作品，表现出了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极好的专业素养。甚至，他还写作过一部很不错的俄罗斯现代文学史，对茹科夫斯基以来的俄罗斯文学发展历程颇有洞见，读之令人受益匪浅。

源自于底层的写作，令高尔基对革命及革命文学充满了向往，我们熟知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可以看做他本人这种向往的强烈抒发。投身革命活动的高尔基，很有一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态度，少了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前辈的犹豫不决，也缺乏像契诃夫这样作家的试图致力社会改良的耐心。尤为突出的一点是，虽然青年高尔基受到了前辈作家托尔斯泰不少的提携、帮助与指点，但他却难以认同托尔斯泰的和平主义态度。在1905年俄国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大革命爆发后，已经是著名作家的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党人愈走愈近，全力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观点，并受到了列宁的高度赞扬，从此，他的整个人生便与革命的起伏与回旋完全地融合在了一起。

十月革命前，高尔基怀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态度支持暴力革命；十月革命爆发后，革命带来的持续性社会暴力，对不同声音的肉体性灭绝，让高尔基有了全新的思索，他写下了一生中最具现代人文情愫的作品《不合时宜的思想》，批评革命中无休止的暴力和恐怖。这部随笔集思想和情感核心，其实与法国作家雨果诸

如《九三年》这样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基于人道的立场,对任何借着“历史”、“自由”、“真理”、“正义”之名的杀戮都给予谴责。他尽了个人最大的努力,来保护革命风暴中被饥饿、寒冷与恐怖所折磨的知识分子,并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来缓和统辖一切的《真理报》咄咄逼人的舆论态势。他的一切努力,为伟大的革命领袖所猜忌,最终以出走国外疗养告终。革命的“人治性”一面,令高尔基也无可奈何,并吃尽了苦头。

苏联成立后,斯大林成为了列宁的继承者。1927年,在国外躲避了六年的高尔基回到了苏联,成为斯大林的座上宾。苏联迎接这位作家的,是令常人简直吃不消的荣誉,是所谓极尽荣华:无产阶级作家称号、世界无产阶级文学之父、苏联文学的奠基人、中央委员、豪华的别墅和生活待遇。除此之外,还把他出生的下诺夫哥罗德改名为高尔基市,以及无数的高尔基大街、高尔基路、高尔基学校、高尔基矿场、高尔基工厂、高尔基研究所等等——考虑到“高尔基”这个笔名的本意,这种命名,在历史的沧桑过后,实在令人有非常强烈的黑色幽默感觉。1927年至1931年,是高尔基对苏联的观望期,他一直被安排参观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就:革命后的工厂、学校、医院,乃至模范劳改营。高尔基的确看到了苏联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极大地舒缓了革命中暴力泛滥带来的负疚感,开始考虑回国定居。但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他并没有看到苏联国内充满矛盾的一面。尽管在参观劳改营时,营中劳改的知识分子纷纷地倒拿着《真理报》,向高尔基做出暗示,但高尔基还是选择性失明了。1931年,他下定决心,回到了苏联,在莫斯科定居,也进入了他的创作生涯的夕阳晚景当中。

回归到苏联后,高尔基的生活立刻被严密地控制起来。仿佛补偿他早岁生活的艰难,他这段时间的生活很平静、很安逸。苏联政府给予了他极高的待遇,他当选为全苏作家协会的第一任主席。身居高位,能让他日夜笙歌,欢愉无限。他的生活被美女、美酒、掌声和特工人员所包围。然而,在另一方面,他的全部作品大部分被冷落,只有《海燕》、《母亲》这样反应革命成就的少数篇什受到推崇。他还不得不写作大量讴歌现实、歌颂领袖、预言革命

必胜敌人必亡的作品以应景。就在这段时间内，也正是苏联“大清洗”的高潮时期，很多的作家被以各种罪名投入监牢、流放或者枪决，“白银时代”的文化根基遭受最残酷的破坏。

没人知道这段时间高尔基的内心到底真的是否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快乐：他的儿子不幸死亡，自己青年时代那艰难却自由无疆的流浪汉生活被放置到了笼子里，“自由”二字一去不复返。在给一位青年作家的秘密信件中，晚年的高尔基坦陈道：“我天生就不能理解那种把群众、把一个民族或是一个阶级理想化的做法。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喜欢把人生的责任由个人转移到群众、集体、某个党或某个集团。而且，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罂粟种更有生命。我相信，如果我倒过来看问题，那就虚伪可笑了。”据说，自认为是高尔基要好的朋友，却一直在严密监视着高尔基的克格勃长官雅戈达看到了这封信后，气急败坏地说：“把狼关在圈里喂得再肥，还是一只狼，永远改变不了野性。”或许，高尔基骨子里正如雅戈达所说的，永远是一只狼。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给自己一生所取的笔名“高尔基”的含义：痛苦的人。

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因为肺炎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八岁。人生、岁月、历史沧桑都离他远去，留下来的，是他至今仍然被我们捧读的文学作品。自1907年，高尔基的作品就被介绍到中国，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他卷帙浩繁的作品之中，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在中国传播广泛，影响巨大。这固然有国家极力推介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它们当中所蕴含的真正积极向上的一股精神力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来，这个三部曲是相当励志的三部作品。它们是作者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完全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所写作。其中所记述的高尔基的成长经历，可以成为一个作家成长的真实纪录，对于有志于文学事业的青年来说，将是最好的教科书。而对于任何一位成长中的少年来说，我们要看到少年高尔基在颠沛流离中对生活的观察与体悟，更要看到，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生活境遇中，高尔基总是孜孜不倦地阅读人类历史上那么多的优秀书籍，丰富自己，提高自己，文明自己，

像雄鹰一样不屈不挠，飞向心中那轮明媚太阳，那个不甘于堕落的自我。

长篇小说《童年》写于1912年至1913年之间。当时，高尔基给列宁讲述了自己童年时代的故事，列宁听后深为感动，鼓励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给更多的无产者以教育。高尔基深受鼓舞，对列宁许诺一定要写出来，遂动笔写作这部作品。《在人间》创作于1916年，这部小说浓缩积淀了一个旧社会少年的生活史，描述了沙俄统治下普通人群的困苦生活和他们的苦闷情绪，书中真实地再现了下层人民生活的严峻与阴暗。《我的大学》创作于1923年，是高尔基出走国外，在意大利“疗养”期间所作。这三部曲都充满了一股“朝花夕拾”的温暖和不畏艰难、昂扬向上的善意，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品读。有幸不负江苏文艺出版社的信任，邀请到许海峰、陈述、王敦宁、孙永林四位先生将之译出，再度呈现给读者，我倍感愉悦，希望读者都能够从书中汲取这股正能量，努力把心中的梦想变成灿烂的现实。是为序。

2014年4月10日于海滨寓所

第一章

1

那是一间狭小逼仄的房间，里面昏暗模糊。我的父亲躺在窗户下面的地板上，全身僵直，了无生机。他身上穿着那种平时很少见的白色长衣，没有穿鞋子，黑乎乎的赤脚上脚趾长长短短，奇形怪状地蜷曲在那里。那双我曾经无比熟悉的手此刻也僵硬地搁在胸口，显得那么陌生。他那双经常含着笑意的眼睛，也紧紧地闭上了，好像两枚黑色硬币，对着上面的虚空，对着周围的一切。他原本生机勃勃的面孔现在死气沉沉，已经完全变成暗黑色，牙齿难看地龇出来，异常陌生和恐怖。我心里害怕极了，胸口闷得透不过气，腿肚子一阵阵收紧，肚子里痉挛难受。

母亲跪在父亲身旁，赤裸着上身，只穿着一条红色裙子。她拿一把小小的梳子，梳着父亲柔软的头发，就那么慢悠悠地，从前额到后脑勺，一次又一次地梳过去，像进行着某种极其重大的仪式。幼小的我只是呆呆看着，却不知道意义是什么。

那把小梳子我很熟悉，我经常拿着它来锯西瓜皮，把西瓜皮锯得一团糟。此刻母亲拿着它为父亲梳头发，嘴里沙哑着声音不断地低声念叨着什么。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汹涌而下，红肿的眼睛几乎要融化在泪水中了。

外祖母在旁边，坐在地板上，握着我的手，拉着我靠在她的身上。她长得圆滚滚的，大大的圆圆的脑袋，大大的眼睛，软软的鼻子。她的鼻子头儿像海绵那样大大的。她穿着黑色的长衣服，也是海绵那样松松垮垮，显得很有趣。

外祖母也在哭泣，却好像是在应和着母亲的哭声似的。她浑

身颤抖着把我推向父亲身边。我抗拒着，觉得又是害怕又是难过，硬是要躲在她的身后，才觉得安全些。

我从来没有见过大人哭，也不懂外祖母絮絮叨叨地在表达些什么意思：“乖孩子，来跟你爸爸告别吧，你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这可怜的人，这么早早地离开了人世。”^①

我记得在此之前，自己曾得过一场很重的病，过了很久才能够下地自由行动。那种身体痛苦与心灵苦闷的双重折磨并存，真是令人记忆深刻。当时，父亲貌似心情依然开朗。他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我，却充满信心，不像母亲那般愁苦和焦急。

后来，父亲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了，看护照料我的事儿，由此前我并不熟悉的外祖母取而代之。

“你从哪儿来？”我问外祖母。

“哦，我从上边来，从尼日尼^②那边过来的，”外祖母回答，“不过，我可不是走着来的，我是乘船过来的，谁能在水上走呢，小鬼头？”

这说法真是又滑稽可笑，又无根据地令人费解。“从上边来”？我家的楼上住着几位留着大胡子染了头发的波斯人，地下室里住着一个加尔梅克^③的老头子，脸色蜡黄蜡黄的，终日以贩卖羊肉为生，身上总是散发着难闻的羊膻味儿。我每次闻到都忍不住直皱眉头。平时我没事的时候，会骑着楼梯一溜儿滑下去，有的时候没有掌握好技巧，就会滑得掉下去，然后咕噜噜一直滚下楼梯，摔得浑身酸痛。这些事儿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可是，这些和水啊船啊之类的有什么关系呢？外祖母说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驴唇不对马嘴，真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我是小鬼呢？”

“为什么？因为你在这里闹个不停。”外祖母笑着回答我。

① 1871年，高尔基三岁的时候，在阿斯特拉罕患上霍乱，他父亲马克西姆看护他。后来，高尔基痊愈，他父亲却不幸染病身亡。

② 尼日尼：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即高尔基市）的简称，位于俄罗斯中部。俄语“尼日尼”同时是“下面”的意思，所以小孩子误会他外祖母是说从楼下来的。

③ 加尔梅克：俄罗斯境内一个少数民族。

她说话的时候声音甜美，语气舒缓，节奏感分明，听了让人心里暖洋洋的很舒服。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我就和她相处得非常要好，几乎和她寸步不离。现在，我只盼望着她赶紧带我离开这个阴森恐怖的房间。

此时母亲的状态让我感到很难受，她汹涌的泪水和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痛哭让我感到深深的不安，那种感觉很奇怪。我第一次看到她如此悲恸的样子，在此之前，她一直保持着一种寡言少语的严厉模样。她总是穿着干净平整的衣服，头发梳得光滑妥帖。她身材高大粗壮，胳膊的力量出奇地大，整个人强壮得如同一匹马。但是现在，她却仿佛膨胀起来一般，身体粗粗大大，整个人显得邋里邋遢：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一向梳洗盘绕得顺滑的头发，乱糟糟地披散着，顺着裸露的肩膀滑下去，滑过脸庞。随便编成辫子的那半边头发，随着她身体的抖动，来来回回地拂过父亲沉睡的脸。我看到那情景都觉得脸上痒痒的，父亲却浑然不觉，依然一动不动地沉着。

我已经呆在屋子里很长时间了，母亲却看都没有看过我一眼，始终在给父亲梳理着头发，没有停歇地哭喊着，呜咽着，眼泪一个劲儿地流下来。

过了一阵子，有几个皮肤黝黑的乡下掘墓人，还有一名警察，趴在门边上，探头探脑地从门缝往里面张望。

望了几分钟，那名警察气呼呼地喊叫起来：

“赶紧收拾好吧，快点！”

屋子的窗子临时用黑色披肩遮挡起来，外面的风太大，把披肩刮得呼扇呼扇飘起来，犹如船帆飘扬起来。我知道船帆是什么样子，曾经看到过。那是很久之前啦，有一次父亲带着我在河上划船，突然之间，天空没有任何征兆地响起一声炸雷。我缩起了脖子。父亲坐在那里大笑着，膝盖紧紧地夹住我，兴奋地大声喊着：“这没什么，不要害怕，大葱头！”^①

原本瘫坐在地板上的母亲，突然之间费尽力气站起来，似乎

^① 大葱头，父亲对阿列克谢亲热的称呼。

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可是，她只在原地摇晃了几下而已，一眨眼之间，她再次瘫坐下去，接着仰面躺倒在地。她的头发拖拉在地板上，杂乱不堪。她冰冷而苍白的脸瞬间变得铁青怕人，白森森的牙齿像父亲的那样露在外面，她嘶哑着声音可怕地狂叫着：“他们……关上门……阿列克谢……让他们滚出去！”

我正要按照她说的去做，外祖母把我往旁边一推，自己冲到门口，对着外面那些人喊着：“朋友们，朋友们！请你们不要害怕，也不要管我们，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请马上离开这里吧，这不是什么霍乱，这是女人要生孩子了，我求求你们，快点儿离开吧，好人们！”

我躲到屋子一个黑暗的角落，躲藏到一只大箱子后面。母亲在地板上不停翻滚着，剧烈的疼痛让她牙关紧咬，呼吸急促，面色惨白。外祖母跪在她的身边，亲切又满怀希望地对母亲说道：“以圣父和圣子的名义，请多忍耐一会儿，瓦留莎……圣母啊，请保佑我们吧……”

我感到非常害怕，完全不知所措，缩在墙角浑身战栗地看着她们。她们在地板上贴近父亲的地方翻来覆去地忙活着什么，不停地触碰他，呻吟着，呼号着。我的父亲却总是岿然不动，始终安静地躺在那里，脸上甚至带着笑意。

她们就那样在地板上忙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中间有几次，母亲都努力站起身，短暂地摇晃几下，转瞬再次跌倒在地板上。外祖母屋里屋外来回跑动，如同一只又黑又柔软的大皮球在滚动，忙得片刻不停。我的精神已经弓弦一样要拉断了，突然之间，有婴儿的啼哭声传了过来，穿过屋子里朦胧迷离的黑暗，直震我的耳鼓。

“感谢上帝！”外祖母洪亮的声音传来，透出掩饰不住的激动。她点起了一根蜡烛，又说道，“天哪，感谢上帝，是个男孩！”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一概没有印象了。当时，我又惊又怕又疲倦，应该是在墙角睡着了吧。

我脑海里留下印象的第二个场景是在一个下雨天，在一个荒凉的坟场的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我小心翼翼地站在泥泞滑溜的

小土堆上，默默地看着父亲的棺材被放进一个刚刚挖好的深坑里。深坑里积聚了一些雨水，几只青蛙在坑底无助地蹦跳着，想要跳出来，有两只甚至爬到了黄色的棺材盖儿上面，那种情景凄凉悲哀，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些闷声不响地站在坟坑周围的人，除了我之外，还有外祖母和浑身湿透的教堂执事，还有两个手里拿着铁锹的乡下人，他们一脸的不情愿。天气已然温暖，同样温暖的雨点从空际落下来，滴滴答答密集地洒落我们身上，又慢慢滚落，像细碎的玻璃珠子，最后无声无息地掉入泥土。

“好啦，请填写坟墓吧！”教堂执事下了指令，随后远远走开，到什么地方避雨去了。

外祖母哭了起来，她用头巾的一角捂住了脸。两个乡下人得令，赶紧弯下腰，忙不迭地往深坑里填土。湿而沉重的泥土打得坑底的水花四溅，噼啪作响。那几只可怜的青蛙受了惊动，仓皇地跳下棺材盖，奋力朝着坑壁上爬，想逃出这致命的土块袭击，却一次又一次被泥土块打下来，最终与棺材一起埋进了坟墓深处。

“跟我走吧，廖尼亚^①。”外祖母哭了一会儿，停下来拉着我的胳膊说道。我此时却不想离开，就抽出了自己的胳膊。

“上帝啊，你到底还要怎样呢？”外祖母无奈地埋怨着，不知道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帝。我心里也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这样。紧接着，她惆怅地垂下了头，良久无语。

墓穴很快填平。外祖母还是呆呆地站在那里出神，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那两个神态愤然的乡下人用铁锹很响亮地拍平墓穴上的泥土，泥水四处迸溅。

似乎是突然之间，刮起了一阵大风，乌云被吹走了，讨厌的雨终于离开了。外祖母这才回过神来，牵着我的胳膊，一起穿过公墓里面林立的深黑色十字架，朝很远的教堂走去。十字架巨人一样朝我压下来，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的孩子，你为什么不哭呢？”我们慢慢走出公墓围墙的时

^① 廖尼亚，也是高尔基的昵称。

候，外祖母忍不住问我，“你的父亲去世了，照例，你应该大哭一场啊。”

“可是，我不想哭啊。”我回答她。

“嗯，好吧，你不想哭，就不要哭了吧。”她语气温柔地对我说道。

我对外祖母的话充满好奇，也对自己的情况很是想不通。我极少哭泣，偶尔的短暂哭泣，也都是因为受了委屈，绝不是因为疼痛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有的时候我哭了，父亲就会笑话我的眼泪多么廉价，母亲则会严厉地冲着我叫嚷：“不许哭，你再哭试试看！”

所有事情都结束之后，我们乘坐一架小小的马车，穿过宽敞但是肮脏不堪的街道。街道两边的房屋都是深红色的，看上去较平时更为晦暗。

马儿得得地在路上走着。我突然想起一件大事，就转头问外祖母：“墓穴里那几只青蛙，还能不能爬出来？”

“爬不出来了，愿上帝保佑它们！”外祖母老是这样把上帝挂在嘴边，我的父母可从来不会这个样子，他们从来不会把看不见的上帝称呼得这样亲热，如同老朋友一样。

2

几天之后，我被外祖母和母亲带着，登上了一只轮船，准备前往某个我完全不熟悉的地方。我们挤在狭小沉闷的船舱里，茫然四顾，沉默不语。

我那刚出生不久的小兄弟马克西姆不幸夭折了，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他被白布裹着，外面系上了红色的带子，放在船舱阴暗角落的一张废旧的桌子上面。我勉强坐在一堆包裹和箱子上面，透过小窗子朝外面昏黄的河水和天空张望。那小窗子圆圆的，鼓鼓的，有点像马的眼睛。

窗子外面，那浑浊昏黄的水泛着恶心的泡沫，一浪一浪地冲击过来，朝“马眼睛”窗子飞溅，我吓了一跳，赶紧回过头跳到地上